

日月同天—— 我與大師未盡的因緣

釋演霽 法師
佛教學系



聽到消息時，我在 4:30 的時候聽別人說大師好像有問題，到了 5:10 又有人說定和尚突然要飛回來。我跟自己說可能是謠言，一直不敢相信。那天晚上我徹夜趕路回山，沿路上不少網路新聞、小道消息流出。而我的腦袋完全無法思考，一直跟自己說，不知道事情真實與否，我就來看看吧。我 12:30 到山上，4:30 全山集眾其實完全無法睡著。參加了移靈儀式後，再去守靈，心裡面一直處於很混亂的狀態，但是跟著佛號聲我努力去平靜內心，那時候只有記得一句話：大師希望我們歡歡喜喜的。我不敢落下一滴淚，直到離開山後，看著一大片雲海我終於忍不住眼淚嘩啦嘩啦下來。回來以後，心情久久無法平復。

過去我總聽到別人把大師掛在嘴邊，有一次我還是青少年班的時候，終於第一次見到星雲大師，那時候師徒接心。大師對青年以及青少年都非常慈悲，讓我們坐在大師的座下，聆聽開示。當時我們為大師唱起大家合作改編

了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：「星雲大師來到香港，我們齊聲歡迎，我們齊歌唱，星雲大師在我心。」大師離開前，還跟我們揮別：明年再來。果真如此，道場落成的幾年，大師都有應驗承諾。

11年前佛館剛建成，大家心心念念都是去台灣一睹佛光大佛的慈顏。我們畫了一幅佛陀紀念館的拼貼畫送給大師，向大師傾訴我們內心的小小心願。大師高興地說：給孩子們到台灣來看看佛館。

師徒問答時，每次聆聽大師的一言一句，可謂字字珠璣，心裡頻頻感慨道：這位老人家實在太有智慧了！依稀記得，每見大師一面，眼眶都莫名湧出淚水。

後來的幾年來大師生重病，未能得見大師。因為永富老師的到來我有機會學習梵唄，參加青年梵唄唱誦。老師帶著我們這些青年，連續3年登上紅磡表演，久違的能遠眺大師的法顏。最後難得機會我們再到國際禪學營的表演，第一次登上大覺堂的舞台。在離開的時候，老師跟我們說要捉緊機會與大師合照。在慧屏法師推著大師的輪椅緩緩下來不二門時，我們緊跟著大師，在大師一旁按下快門，留下歷史的照片。

後來到了佛大，我以為我與大師的距離應該會更加接近。但是在與大師會談時，我不敢問隻字片語；在每次回山的時候，我總會遇到大師出來跑香，但我從來不敢阻擋他的法駕，因為我深怕講錯什麼話，或是大師問我話我回答不來。最後一次見到大師跑香的身影，已經是3年前疫情開始不久時。我無法忘記在夕陽映照下那個老人家的背影。

最後一次大師來到佛教學院見學院師生們時，那是難忘的一天，大師冒著宜蘭的綿綿細雨從雲起樓散步下來，眾人撐著傘生怕大師著涼。不知為何，看到如此景象，冷冷的天，心裏卻熱呼呼的：大師終於來看我們了！我坐在靠近大師的位置，聆聽大師開示，這一天似乎不太真實，但卻烙印在我的記憶中。每每看到又圓又大的紅蘋果，都會想起那位如同聖誕老人般的老人家。所寄託的對同學們的關心，不只有物質上的「蘋果」而已。我常常如是思量：我能為這位老人家做些什麼？我們吃着老人用顫抖的手寫書法的錢做的飯、我們打着佛教的旗幟撐着佛教的船，我能為佛教做些什麼？

行佛。大師以一生回答我們。



就在氣氛瞬間似乎凝結的那一剎那，大師卻又緩緩道出了他心目中佛教學院的願景：「我不是要辦一所傳統的叢林學院，那種以培育僧才為目標的學院，佛光山早已有之，並且如今也發展出了相當的規模。當然，我也不是要在佛光大學增添一所世俗性的一般學院，那沒有多大意義。大學裡可以增設的學院何其多，為甚麼一定要設置佛教學院呢？因為一所大學需要一個靈魂，需要一個確切的精神方向！我希望佛教學院能夠承擔這項任務，並且勇於負起這個責任！」

文 / 萬金川教授《大師、佛教學院與我》

大師一輩子創立了人間佛教，打造了人間淨土，每每回到山上，都能看見大師所建立的「淨土」。過去無法理解：淨土不是在西方極樂或者東方琉璃世界嗎？凡塵渲染的娑婆，人們爾虞我詐，何以建立淨土？後來我在《維摩詰所說經》看到了您的影子。我終於體悟到您的人間淨土了！可惜無法跟您言表。如今只能跪在您的座前，心裏面十萬個不捨，很多種遺憾，許許多多的慚愧、感恩想要跟您表白。我是一個膽小懦弱的人，以至於我多少次見到您都不敢面對您，每一次都覺得會有下一次的遇見，到現在才感嘆「佛在世時我沈淪，佛滅度後我出生」。

在釋迦牟尼佛號聲中，願大師再回到人間淨土，倒駕慈航。大師讓我了解到：大家都是在平行宇宙不斷旅行的旅人，不論是選擇走向西方淨土，還是再來娑婆。宇宙之大，能一起相遇，真是難能可貴。「山川異域，日月同天；寄諸佛子，共結來緣。」在這宇宙之大，即使我們相隔甚遠，但是只要在同一片天空之下，我們看到的日月星辰是一樣的。即使我們與大師生死相隔，但是我仍然希望，大師趕快回到世間與我們再次相見。

這次是真正的跪別，感謝大師給我無數次因緣，再遇會是更成熟的我們。

